

RENLEIWENYIDELISHIYUWENHUA

人类

武斌/著

的历史与文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类瘟疫 的历史与文化

武 斌/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武斌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6

ISBN 7-206-04255-4

I.人... II.武... III.瘟疫-医学史-史料-世界
IV.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226 号

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

著者:武 斌

责任编辑:郭春燕 封面设计:张亚力 责任校对:郭春燕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649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刷:长春市立涛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5 字数:17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255-4/G·1443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谁也没有料到,“非典”或“Sars”会成为 2003 年的关键词。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访客给人类带来不可预料的危险,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迫使人们不得不进入到久违了的那种“紧急状态”,并且要以很大的力量与之周旋和搏斗。这场人与病毒的生死较量还在继续,虽然我们还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打出“V”字的手势,但是,随着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它的病原体,分析出它的基因图谱,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我们就有了进一步战胜它的把握,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场战斗胜利的曙光。

Sars 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然而,人类并非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灾难了。在人类漫长的成长历史上,几乎是从童年开始,就没有过一帆风顺、一路坦途的理想时刻,实际的情况是,人类始终在与各种灾难,包括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进行着一波接一波的持久的搏斗。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地震、洪水、干旱,时常像猛兽一样向我们扑来,摧毁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正是反映了人类童年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的深层记忆。不仅如此,人类本身还在不断地制造灾祸,战争就是一个由人类自己制造的疯狂吞噬人类生命的魔鬼。我们总是不间断地在历史上看到,在种族之间、种族内部各部分人之间进行着各种理由的和没有理由的残杀。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与各种灾难搏斗、与各种天灾人祸搏斗的历史。这样写成的历史,有许多残酷的场面,有许多血腥的气味,有许多惨烈的时刻,也有许多慷慨悲歌的英雄情怀,也有许多壮怀激烈、感天动地的故事。

世界卫生组织说,Sars 是 21 世纪的瘟疫。在人类所遇到的各种

灾难中,瘟疫是最大的灾难;在人类面临的所有挑战中,瘟疫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在杜勒作于1498年的《启示录》系列画中看到,分别代表预示世界末日四种力量的“四骑士”,即战争、饥荒、死亡和瘟疫,其中瘟疫是最为可怕的一个。这是因为,瘟疫是蔓延的,它的巨大的传染性,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在人群中传播开,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侵入到另一个国家;瘟疫是持续的,并没有任何征候能告诉我们一场瘟疫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时候结束;更重要的,瘟疫是看不见的,我们始终看不到这个凶残的“骑士”的本来面目。我们一直是在与一个“无形”的敌人作战。而在瘟疫大规模爆发和蔓延的时候,瘟疫比任何其他天灾人祸都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和危险性。历史上几次大的瘟疫爆发,都是以上千万人的死亡而被记载的。它不仅杀害无数无辜的生灵,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干预人类的历史进程。人们也努力去抗争,比如祈求神灵,比如祭祀驱鬼,比如把瘟疫看作是“天谴”而自我谴责,当然还有更多的医学家和科学家们,勇敢地和理性地去与瘟疫正面交锋。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人类往往表现得惶恐不已,束手无策,所谓“华佗无奈小虫何”。所以,直到1842年,爱伦坡在他的寓言中还写道:“无论人们怎么防范,终将会被瘟疫所击溃。”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悲观,更多的是对于历史的无奈和叹息。然而,尽管遭受到瘟疫一波又一波的摧残,人类的生存意志却始终没有被摧毁,人类的抗争始终没有被终止。在与各种灾难包括瘟疫的搏斗中,人类的心智更加坚强、智慧更加丰富、生命更加旺盛。瘟疫没有摧毁人类,反而锻造了人类宏阔的心灵。

也正是在爱伦坡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开始以近代科学的名义揭开了瘟疫的神秘面纱,看到了它的真面目,从而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对瘟疫的战争,战场上的形势开始了根本的逆转,人类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如今,随着公共卫生体制和社会文明的重大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随着抗生素、疫苗

等药物的发现,鼠疫、疟疾、霍乱、天花等瘟疫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肺结核、梅毒、流感等等也不再是不治之症。那种瘟疫一下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人类战胜瘟疫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彻底地战胜了瘟疫,但我们却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瘟神。

人类的生活史一直有瘟疫相伴。瘟疫参与了我们的历史,参与了我们的文化创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瘟疫就是一种文化。因为瘟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还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象征。瘟疫的产生和蔓延,在许多情况下都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瘟疫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伴生物。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自己的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同时创造了瘟疫流行的和被限定的条件。比如城市的增长、农村和城市环境的转变、人口的流动以及工业文明的发展,都对瘟疫的模式产生影响。拥挤的人口密度、纯净水供应的缺乏或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健全,往往是鼠疫、霍乱、结核这些瘟疫大面积爆发的原因;人对自然法则的践踏,对牛类基因的人工改造,直接造就了疯牛病;而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对野生动物世袭领地的野蛮入侵和残杀,则导致了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泛滥,甚至还可能包括今天的 Sars。瘟疫的爆发和蔓延是人与自然平衡关系被破坏的结果。而破坏这种平衡关系的,多数情况下还是人类自己。所以,人类一直在与瘟疫战斗,而在一些时候,可能就是在与我们自己战斗,与我们人类的愚昧、野蛮、贪婪、狂妄和野心战斗。

那么,人在与瘟疫的交涉、抗争、搏斗中,也就需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与之进行斗争的武装,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也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在与瘟疫的每一场搏斗中,人们应该会有更多的思考,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思考、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关于文化与道德的思考。人类是一个会自省会反思的物种。在思考中,人类成熟起来,聪明起来,也更加健康

和文明起来了。

在与瘟疫的战争中,人类已经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但是,高枕无忧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工业主义的一路高歌,人类行为模式的新的改变,以及对自然界无限制的破坏,正在使一些新的可怕的瘟疫向我们走来。比如,在今天,就有一个陌生的 Sars 来了。而 Sars 所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最直接的就是这个结论。

于是,Sars 启发了我们今天的思考。因此,Sars 就在参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参与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

Sars 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但是,既然它已经来临了,我们就会像我们的前辈祖先那样,以勇气、意志与智慧抗击这个敌人,以信心、爱心与理性战胜这场灾难。走过这个“恐怖地带”,硝烟散去,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跨出了多大的一步!

2003 年 5 月 26 日

于沈阳北郊五彩新村望湖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瘟疫与人的尊严

- 从加缪的《鼠疫》说起 /1
- 死神的恐怖主义笑脸 /5
- 瘟疫与天灾人祸 /11
- 人与病菌的持久战 /18
- 爱在瘟疫流行时 /23
- 瘟疫参与的历史 /28
- 瘟疫与民间信仰 /31
- 瘟疫与文学和电影 /38

第二章 人类童年的梦魇

- 早期瘟疫流行的文化信息 /47
- 希腊神话中的瘟疫 /54
- 雅典大瘟疫和希波克拉底 /60
- 历史在这里拐了弯 /67
- 古罗马的五次大瘟疫 /72
- 罗马人的给排水系统和洗浴文化 /79
- 中国视角:《伤寒论》与《肘后方》/84

第三章 黑暗时代里的黑暗岁月

- 君士坦丁堡的“恐怖征兆” /92
- 约翰的死亡之旅 /98
- 查士丁尼中兴之梦的幻灭 /104
- 渴望神灵:基督教的胜利 /110
- 十字军和瘟疫的传播 /114

第四章 黑死病的恐怖阴霾

人们说而且相信：“这是世界的末日” /121

“快逃，远逃，慢回！” /131

谁之罪？寻找“替罪羊” /136

卜伽丘：快乐大逃亡 /144

彼特拉克的哀伤 /148

干预人间的自然之手 /152

第五章 启蒙曙光中的死神魔影

“法国病”还是“那不勒斯病” /158

都是风流惹的祸 /164

是谁征服了美洲 /175

人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184

从“人痘”到“牛痘” /193

中国视角：吴有性的“瘟疫论” /201

第六章 生死较量：科学对战病菌

霍乱：“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207

伦敦巴黎，曾经如此肮脏 /214

欧洲的公共卫生运动 /221

“她好像是死于美丽” /228

鼠疫的第三次大泛滥 /233

怒斩瘟神的科学利剑 /243

第七章 战斗正未有穷期

可怖的“西班牙女郎” /248

青霉素：抵御瘟疫的绝地武器 /260

艾滋病：20 世纪的人类之痛 /263

以生命尊严抗拒 /272

“苏拉特风暴” /276

“恐怖地带”埃博拉 /280

动物与人一起疯狂 /287

第一章 导论:瘟疫与人的尊严

从加缪的《鼠疫》说起

1947年,法国作家加缪出版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和奠定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长篇小说《鼠疫》。在这部小说中,加缪讲述了一个相当恐怖而又寓意深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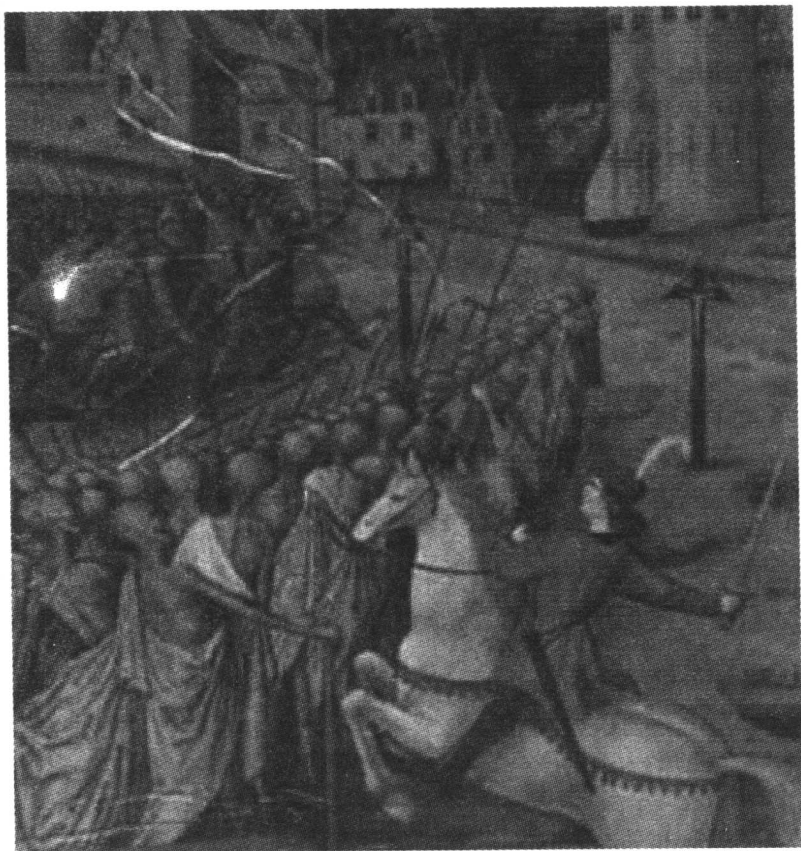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叙述的是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奥兰的一场想象的瘟疫。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鼠疫之灾。人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小说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为,表现了人类面对额外的痛苦和不公平死亡的挑战时,所作出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加缪的道德典范是故事的叙述者里厄医生。里厄医生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深知,他只能诊断鼠疫并与之斗争,但不能消灭它,也不能治愈遭受浩劫的人们。所有他能做的就是他的职业范围内一丝不苟地工作,对势不可挡的疾病展开有限但是顽强的斗争。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对于他,鼠疫是对人类这种处境的清醒意识:他们注定要死亡,只是偶然、有限地生存于无神的世界里。在这部类似布道的小说中,加缪表达了他对那些“不能成为圣徒,但拒绝向瘟疫俯首称臣,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



《鼠疫》的作者、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鼠疫》不仅在寓言的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而且也在写实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类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

的人们的钦佩和认同。里厄医生说：“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在小说的最后，鼠疫被消灭了，小城重获自由，人们在欢呼。但是，里厄的心中却在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



《圣经·启示录》中代表瘟疫的第四骑士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鼠疫》这部小说形象地表现出瘟疫突然降临时的恐怖气氛，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同时还有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因而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状，特别刻画了法国人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加缪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中说道，他的创作题材是人类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处身于一个充满着酷刑与极权主义、种族迫害和集体放

逐，全面的道德、思想和理智混乱与震荡的时代，他带着既为虚无主义所吸引而最后又反抗这种诱惑力的双重性研究他的时代。

加缪在《鼠疫》中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个虚构故事的震撼力在于，它所描写的在瘟疫来临之时人们的恐惧、焦虑和痛苦，人们的苦苦的期盼、无望的挣扎和生与死的搏斗，却是极为真实的，是人类曾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真实体验。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过人与瘟疫生死搏斗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往往比作家们虚构的故事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阴森恐怖、更为令人战栗不安。而正因为有了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作家们虚构的故事比如《鼠疫》才那么具有永久的魅力。《鼠疫》不仅在寓言的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而且也在写实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类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在漫长的历史上，人类曾经遭受了瘟疫给予的一次次“空前的苦难”。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与苦难搏斗的历史，其中包括与瘟疫搏斗的历史。

死神的恐怖主义笑脸

人与瘟疫搏斗，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在这漫长战斗的历史中，瘟疫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上处于占上风的位置，一再向人类露出它恐怖主义的狰狞笑脸。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是人类生存的大敌。如果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历史开始算起，在所有人类的致死原因中，瘟疫恐怕占第一位。且不说时常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局部的瘟疫，这种情况史不绝书，单是大面积爆发的、带有国际性的大瘟疫，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很多的记载，而且往往是造成十室九空的恐怖景象。例如在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蔓延到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地方，估计死亡总人数在1亿人左右，东罗马帝国的首



“无论是谁，都必须到死神指定的地方会合”



都勒的作品《启示录》系列画中的“四位报复天使”

都君士坦丁堡几乎死亡了一半以上的居民。14 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泛滥,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城市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 70%。在 17、18 世纪,全世界都流行天花疾病,死于此病的人数,欧洲达 50 万人,亚洲多达 80 万人。1918 年,在美国开始爆发的“西班牙流感”波及世界许多地区,2100 万人因此死于非命。此外,仅 2002 年全世界就有 900 万人感染肺结核,造成 200 多万人死亡,更不用说“世纪瘟疫”艾滋病造成的死亡数字。1949 年以前,我国人群的第一死因是传染病与寄生虫病。1951 年,全国仅天花病人就有 6 万例,1952 年,麻疹和疟疾的发病数分别为 104 万例和 293 万例,血吸虫病人估计有 1200 万,麻风病人也有 50 多万。

高死亡率是瘟疫的基本特征。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数以百万千万计。凡是瘟疫席卷过的地方,尸横遍野,土地荒芜,城市废弃,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因此停滞运转甚至倒退,人类历史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直到 19 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找到了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以及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这种高死亡率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造成这样惨痛场面的原因,就在于瘟疫的强烈的传染性。这些疾病都是需要一定足够数量、足够拥挤稠密的人口,因而它们首先是“群众性”疾病。这样才能使瘟疫的病菌得以一代一代的存活。实际上许多传染性疾病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比如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聚集作为它们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历史的晚近时代,瘟疫出现的越来越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在刀耕火种的小部落人群中,如果没有突然的外来人口的传入,是不会发生瘟疫的。即使我们了解到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瘟疫出现的记载,那也已经是原始时代的晚期,已经从狩猎阶段进入到农业社会,离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远了,并且已经具备瘟疫传播所必备的人口密度的条件。只有农业社会才开始聚集起稠密的人口,而在以后几千年的城市发展中实现了更大规模的更加稠密的人